

中國現當代作家印象 —— 陳子善 著

素描



工206·7-53
加1413

港台书

素描

——中國現當代作家印象



陳子善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素描：中國現當代作家印象 / 陳子善著. --一版.

-- 台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07.12

面； 公分. -- (語言文學；PG0159)

ISBN 978-986-6732-39-3 (平裝)

1.中國當代文學 2.作家 3.傳記 4.中國

782.248

96022842



語言文學 PG0159

素描——中國現當代作家印象

作 者 / 陳子善

主 編 / 蔡登山

發 行 人 / 宋政坤

執行編輯 / 黃皎潔

圖文排版 / 陳湘陵

封面設計 / 李孟瑾

數位轉譯 / 徐真玉、沈裕閔

圖書銷售 / 林怡君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出版印製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583巷25號1樓

電話：02-2657-9211 傳真：02-2657-9106

E-mail : service@showwe.com.tw

經 銷 商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28、32號4樓

電話：02-2795-3656 傳真：02-2795-4100

<http://www.e-redant.com>

2007 年 12 月 BOD 一版

定價： 300 元

請尊重著作權

Copyright©2007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Ltd.

自序

素描，本是一個美術名詞，按《辭海》的解釋，有兩層意義，一是「繪畫的一種。主要以單色線條和塊面來塑造物體形象，水平較高的素描畫有獨立的藝術價值」；二是「繪畫術語。造型藝術基本功之一，以鍛煉觀察和表達物象的形體、結構、動態、明暗關係為目的」。二者既有區別，又互有聯繫。這本小書之所以取名「素描」，正是從這二層意義，尤其是從前者引申而來的。換言之，是對我所認識的若干位中國文壇的前輩和同代人的「素描」，故名之曰《素描——中國現當代作家印象》。

我不止一次地對我的學生說過，我很幸運，走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道路之始，恰逢一個承上啟下的特殊時期。因緣際會，我與許許多多現代作家和學者建立了友誼，或曾親炙風采，或曾通信請益，儘管交往有深有淺，看法有同有異，但他（她）們都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現在，年長一點的，大部分已隱入歷史；年輕一點的，仍活躍在中外文壇上。我的「素描」，只記下了我所感受到的他們的音容笑貌，我所體會到的他們的道德文章的某些側面。而且，只能是某些側面，絕



不是全面評價，深入闡述，這是文學史家的論題，我則只有「素描」而已。

當然，想借此發掘一些鮮為人知的文壇史實，提供一些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的線索，這樣的野心也是有的。所以，《素描》又不僅僅是「素描」，也還有些考證，有些評說，有些探幽發微，效果如何，自己也沒有把握，還要期待讀者的檢驗。

書分輯一、輯二。輯一是對已經作古的前輩和友朋的懷念。其中憶林淡秋、薛綏之、郁天民先生等篇是八十年代的舊作，以前編集時漏收的。〈「批判馬克思主義」的十四行詩——孫大雨的〈獄中商乃詩四首〉〉原發表於香港《明報月刊》，是無法在大陸編集入書的。輯二是對健在的海內外前輩和同代人的繪描。我曾戲稱自己不是與已經去世的前輩「打交道」，就是與已屆古稀之年的前輩打交道，與當代文學界接觸其實很少。二〇〇三年歲末，《上海電視》的年輕編輯約我撰寫當代作家「素描」，而且指定要在大陸普通讀者群中有一定知名度的海內外當代作家，著實使我為難，硬著頭皮寫了五、六篇就無以為繼了。其中寫台港作家的篇什經過修改補充交西安《美文》重刊，同時又新寫了數篇。「附錄」三篇所談的周瘦鵠、陸小曼和陳逸飛，我不可能認識或有可能卻未能識荆，但又都與我有些間接的關聯，故也一併收入，錄以備考。

我的第一本散文集《生命的記憶》（一九九八年八月上海教育出版社初版）中，已有二十多篇懷人憶事文字，記下了我對葉聖陶、劉延陵、鄭逸梅、許欽文、趙景深、盛成、胡風、錢鍾書、唐弢、李輝英、溫梓川等文壇前輩的念想。在學術隨筆集《海上書聲》（二〇〇

二年五月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初版)中，也有對冰心、趙家璧、馮亦代等前輩的紀念文字。因此，這本小書可以說是《生命的記憶》和《海上書聲》的續集，是新的「生命的記憶」。這項我自以為有價值、有意義的工作，今後仍將繼續。我想寫還沒來得及寫的接觸過的文壇學界前輩，還有很多位，他們在我的治學生涯中都曾給過我提示，給過我幫助，有的還過從甚密，我向他們當中的不少位執弟子禮。他們雖已謝世，我不應也不會忘記他們：

鄭伯奇、宗白華、許傑、汪靜之、沈從文、鄭超麟、陳學昭、李靄野、孫席珍、馮至、羅念生、許幸之、李俊民、吳組缃、卞之琳、韓侍桁、李長之、蕭幹、常風、蒯斯曛、任鈞、艾青、臧克家、徐詩荃、陳企霞、徐鑄成、楊晉豪、錢君匱、馬國亮、趙銘彝、聶紺弩、蕭軍、駱賓基、胡考、黃源、柯靈、蔣錫金、陸詒、朱雯、孔羅蓀、王西彥、戈寶權、趙清閣、金克木、潘子農、周黎庵、譚維翰、陶亢德、無名氏、隋樹森、張中行、范泉、董樂山、吳奔星、田仲濟、林辰、楊靄雲、陳瘦竹、王瑤、陳從周、唐振常、高伯雨、魏紹昌、鄧雲鄉、陳瘦竹、吳德鐸、柳門(以上均曾拜訪或見面，有幾位還有同事之雅)。

顧一樵、周全平、劉思慕、徐遲、常任俠、草明、吳秋山、王餘杞、南星、謝興堯、趙瑞蕻(以上未曾謀面，但均有通信聯繫)。

這麼多閃光的名字，足以組成半部中國現代文學史和中國當代文學史的一部分了。

為自己的書起個別致的耐人尋味的書名，是每個作者的心願。記得每次與香港散文家董橋先生見面，我總要問他下一部集子的書名。俗話說「老婆是別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我反其意而用之，總有「書

素描

名是別人的好」之感。這本小書起名「素描」，開始還有些自鳴得意，後來才想起這書名前人早用過了。上個世紀有「錢封面」美稱的新文學書刊裝幀設計家錢君匱先生在一九三一年就出版過散文集《素描》。好在他老人家寬厚，泉下有知，當不會責怪我襲用了他的書名罷。

承蔡登山兄和臺灣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美意，這本《素描——中國現當代作家印象》有幸出版繁體字本。十五年前，我的第一本自己寫的書《遺落的明珠》就是在臺灣出版的。十五年後的今天，《素描——中國現當代作家印象》又要在臺灣問世了，希望這本新的小書，也為臺灣讀者所喜歡。

謹向為拙著的出版付出辛勞的蔡登山兄、徐峙立女士、黃皎潔小姐和我的博士生王宇平小姐、王瓊小姐深致謝忱。

是為序。

陳子善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初稿於飛往義大利途中，十二月七日修改於佛羅倫斯「高爾基旅舍」。歷史名城佛羅倫斯，徐志摩譯作「翡冷翠」，確是神來之筆。他為佛羅倫斯留下了〈翡冷翠的一夜〉、〈翡冷翠山居閒話〉等優美詩文。而今我來佛羅倫斯，山水依舊，風物依舊，卻早已物是人非，難覓徐志摩當年蹤跡矣。二〇〇七年十月十日再定稿於上海梅川書舍。

目錄

自序 iii

輯一 懷念篇

四見文學巨匠 ——追憶巴老	1
我與夏公的交往 ——兼憶李一氓老	9
魯迅稱樓適夷為「適兄」	17
施蟄存先生側記	27
與施老的最後一面	35
施先生的「西窗」與《老古董俱樂部》	39
「批判馬克思主義」的十四行詩 ——孫大雨的〈獄中商乃詩四首〉	45
最長壽的新文學作家	53
懷念林淡秋	59
夢家的夢	65
辛笛老為《手掌集》初版本題詞	69
他記錄了「上海的早晨」	73
無言先生	77

素描

瑣憶薛綏之先生	83
你知道魯迅先生是怎樣抽煙的嗎？ ——郁風老師瑣憶	87
一位普通的郁達夫研究者 ——紀念郁達夫長子天民	93
永遠懷抱理想 ——記臺灣出版「小巨人」沈登恩兄 ...	99

輯二 交遊錄

被人遺忘的女詩人徐芳	109
王家衛的文學老師	119
我所見到的夏志清先生	123
姍姍來遲，畢竟還是來了	129
張愛玲稱讚的散文家	133
余光中識小	137
煙雨平生一劉公	141
莊信正素描	145
「昆曲迷」白先勇	151

香港文學守護使	155
張香華「貓眼看人」	161
「香港第一健筆」	165
快人快語的蔡瀾	169
「記憶」應該有「腳註」 ——關於董橋《記憶的腳註》	173
放「野火」的龍應台	177
建構「張愛玲學」的人	181
神秘的李碧華	187
「另類」的邁克	191
發掘藏書票風景的「書癡」	197
王蒙愛貓	201
陳村點滴	205
蘇童的笑	209
可愛的小寶	213
一個「張迷」的上海地圖	217
「中國最受爭議」作家	221

素描

港島會友記略 225

附錄

周瘦鵠的紫羅蘭情結 233

被誤解的陸小曼 239

陳逸飛走了 243

四見文學巨匠

追憶巴老

二〇〇五年十月十七日，作為中國一代知識份子的代表，巴金老人終於走完了一百年漫長、曲折而又輝映二十世紀中國文壇的人生旅程，與世長辭了。在現代文學史定格的這一悲痛時刻，我不禁想起了與巴老的四次不尋常的見面。

回想首次見到巴金老人真是富於戲劇性和荒誕。那是一九六六年冬或一九六七年春，記不確切了，「文革」風暴正如火如荼，巴老早已被打成牛鬼蛇神中的「黑老K」，正在接受無休止的批鬥。我那時才讀高中二年級，卻已迷戀文學，也知道巴金是《家》、《春》、《秋》的作者，偷偷從中學圖書館偷出這幾本小說如饑似渴的讀過，雖然不可能完全讀懂，卻對作者充滿了好奇。那天與兩位趣味相投的同學一起去巨鹿路上海作協看大字報，沒想到作協大廳裏一位正在懸掛揭發「黑老K」大字報的老人正是巴金本人！他是那麼認真、那麼專注，目不

李平生

斜視、面無表情的一張一張掛著，掛著。我們三人遠遠望著他，我心裏很不是滋味，多和藹可親的一位老人啊，怎麼會是罪行累累的「反黨作家」呢？中學生的我實在想不明白，當然也無從體會老人家當時內心的痛苦。二十多年後，我已成為上海作家協會的會員，多次到早已修繕一新的作協大廳開會，腦際還會不時浮起當年在那裏首次見到巴老的情景。

待到第二次與巴老見面，則是粉碎「四人幫」後的一九七七年了。我已是大學中文系教師，為注釋魯迅書信，有些問題要向他老人家請教。記得那天上午按約定時間到武康路巴老寓所，老人家已在客廳等候我們了。談話進行了近一個小時，巴老說話聲音不大，緩慢而有力，但

巴金談《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

起草經過及其他

《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是我和黎烈文起草的。當時《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已經發表，魯迅、黎烈文、黃源和我都没有簽名。我和黎文都認為我們也应该發一個宣言，表示我們的態度。這樣，就由我和黎烈文分頭起草宣言，第二天見面時我把自己起草的那份交給黎烈文。魯迅當時在病中，黎烈文帶着兩份宣言草稿去征求魯迅的意見，在魯迅家中把它們合併成一份，魯迅在宣言定稿上簽了名。因此，正式發表的《宣言》很可能經過魯迅的修改，但魯迅到底怎樣修改的，我就不清楚了。我只記得《宣言》中“一只殘酷的魔手扼住我們的咽喉，一個窒息的暗夜壓在我们的头上，一種伟大悲壯的抗戰摆在我們的面前”等語是我草稿中的原話，我在別的文章中也這樣說過。《宣言》經魯迅簽名後，就抄寫了幾份，以《作家》、《譯文》等杂志社的名義分頭去征求簽名，胡風也去找他熟識的人簽名。然後在《作家》、《譯文》、《文學叢報》等刊物上同時發表。《宣言》發表以後，并沒有開展什麼活動。

至于1936年5月3日《魯迅日記》載：“譯文社邀飯于東興樓，改往集者約三十人”，是上海泰記公司為《譯文》復刊請客，由黃源出面邀請，這是當時書店與作者聯繫的一種方法。那天到會的人不少，魯迅、肖軍、肖紅都出席了。但會上沒討

論題，只是吃飯，並沒有簽名。

論《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的事，起草這個《宣言》是以後的事，並沒有開會討論，而是黎烈文和我搞的。

後來發表的《文藝界同人為團結御侮與言论自由宣言》是馮雪峰拿來要我簽名的，誰起草的我不清楚。

文化生活出版社原名文化生活社，是吳朝西、麗尼、伍禪等人在1935年5、6月份搞起來的。出版《文化生活叢刊》，9月份改名為文化生活出版社。《叢刊》最初出版的兩本節是許天虹（筆名白石）翻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和麗尼翻譯的《田園交响曲》（紀德著）。8月份我從日本回國後參加了出版社的編輯工作。在我回國以前，出版社已通過黃源與魯迅聯繫，出版魯迅翻譯的《俄羅斯的童話》。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巴金審定的陳子善等1978年4月29日訪談紀錄。

因四川口音重，十句中總有三四句聽不大懂，以至事後整理的談話記錄必須經他本人審定後才發表，否則就很可能曲解了他老人家的原意。這份題為〈訪問巴金同志——談「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起草經過及其他〉的訪問記後來刊於《新文學史料》創刊號。這次拜訪巴老日記中有明確記載，一九七七四月廿九日巴老日記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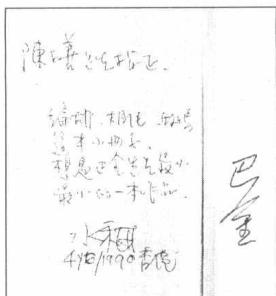
「（晴）七點後起。上午師大黃成周、陳子善來談魯迅書信注釋事，坐了大半個小時。」當時給我印象最深的一點，是他為好友黎烈文辯護，嚴肅指出把因私人原因而去臺灣大學執教的黎烈文說成是投靠國民黨的「反動文人」，完全是誣衆不實之詞。巴老十分重視友情，後來還專門寫了〈懷念烈文〉，進一步回憶和評介這位著名翻譯家、散文家和文學編輯家的功績。

從第二次見面到第三次見面，其間相隔了十多年，因此，我與巴老之間還有幾件事可以一說。

香港攝影家水禾田兄是巴老作品的愛好者，曾為巴老拍過好幾幅極為傳神、足以傳世的肖像照。他編了一本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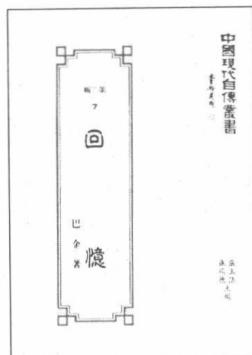


水禾田編《巴金文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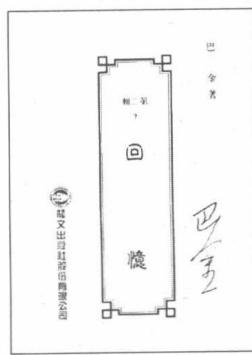


《巴金文選》環襯，上有巴金親筆簽名和編者水禾田題詞。

李 摘



臺灣出版的巴金自傳《回憶》。



臺灣出版的《回憶》扉頁，
上有巴金親筆簽名。

文並茂的《巴金文選：序跋、散文、雜文、隨想錄》（1989年9月香港專業出版社），不但裝幀素雅，而且是小巧玲瓏的64開本，十分別致。水禾田兄在送我的《巴金文選》環襯上寫了這樣一段話：

陳子善先生指正：

編排、相片，好嗎？

這本小冊子，

想是巴金先生最小
最小的一本作品。

水禾田

4/6/1990香港

我很喜歡這本開本「最小最
小」的《巴金文選》，就央請巴老
在水兄的題詞旁簽名留念。

同時送請巴老簽名的還有他老
人家的《回憶》臺灣版（此書原名
《回憶》，初版改名《巴金自傳》，臺
灣版恢復原名），此書原是一九三四
年一月由邵洵美主持的第一出版社

出版的。當時邵洵美雄心勃勃，計畫出版一套現代知名作家的自傳，實際出版了張資平、廬隱、沈從文和巴老的等數種，現在都成了研究這些作家的重要史料。到了八十年代末，臺灣龍文出版社出版頗具規模的「中國現代自傳叢書」，巴老這部「自傳的一部分」的《回憶》自然被選中重印。此書書前原有巴老的〈小序〉，出版社找到我，希望能請巴老賜一新的〈後記〉。我只能勉為其難。值得慶倖的是，巴老給了我很大的面子，不但親自校訂了《回憶》，還欣然撰寫了新的〈後記〉。新〈後記〉不但印在了臺灣版《回憶》書末，且已收入《巴金全集》，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向巴老約稿。

第三次見巴老是在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廿一日。臺灣春暉影業公司拍攝中國現代文學大師傳記紀錄片，巴老實至名歸的與魯迅、周作人、郁達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從文、曹禺、蕭乾、張愛玲等一起首批入選。那天我陪同導演雷驥兄一行拜訪巴老，商



巴金1993年12月21日與陳子善合影。



議拍攝事宜，受到巴老和他女兒李小林的熱情接待。巴老那時已身患帕金森氏症，講話已不太連貫，聲音也更低沉，但與來訪者相握的手是溫暖的，眼光是親切慈祥的，聽來訪者談話的神情是專注的，你在他身邊坐一坐，聊一聊，就會感受到一種精神的感召，一種人格的力量。那時已是初冬，室外陣陣寒意，室內卻是暖意融融。也就是在這次為時不長的拜訪中，留下了我與巴老唯一的也是珍貴的合影。

最後一次拜訪巴老是一九九七年九月廿一日，在杭州。秋風送爽、桂子飄香的時節，我與研究巴金的專家李輝兄，現為九久讀書人文化公司董事長的黃育海兄一起到「汪莊」拜訪正在那裏療養的巴老。記得巴老住在「汪莊」五號樓，我們是下午四時以後去的，巴老午睡剛起，精神不錯。聊天以後，夕陽西下前，我還推著輪椅陪巴老在綠草如茵的西子湖畔散步，可惜李輝兄照相機發生故障，我陪巴老散步這張最後的合影沒能留存下來。就在這次與巴老的交談中，李輝兄大膽提出整理出版巴老在「文革」中被迫寫下的大量交代和「揭發」材料，以警示後人。巴老端坐在那裏，沉思了足足二三分鐘，才一字一句的回答道：「這事等我走了以後，可以做！」這斬釘截鐵的回答，對我而言，真是振聾發聵。

後來讀到李輝兄的〈《隨想錄》就不如《思痛錄》？〉（載2005年11月3日《南方週末》），發現他的回憶與我的略有出入。李輝兄是這樣追述的：

巴老在「文革」裏寫的檢討書和揭發信，我當時都看到了，有一大包，我估計有二十萬字。